



南通老照片

女工传习所师生合影

海陵旧话

1948年末
如皋粮荒记

□一本

“1948年年底，苏中国民党政权已呈土崩瓦解之势，盘踞如皋的国民党二十一师在遭受沉重打击后，开始秘密部署撤退。”这是《中共如皋地方史》（第一卷）关于1948年年底如皋情况的权威记述。次年春，如皋就解放了。其实1948年年底，国民党在如土崩瓦解，不仅仅是政治方面，经济方面也是如此，物价飞涨，粮食紧俏。

翻阅1948年12月14日星期二《皋声报》第三版本地新闻，所刊《省令免征筵席捐》《如师员生即将断炊》《各县动员用粮赋必须先行准》等新闻，均与当时的粮荒有关。据上述新闻记述，1948年年底，如皋大局已定，解放指日可待。可是国民党当局居然“裁乱”为重，殊死搏斗，征用物资（包括粮食）用于军队。国民党省政府打着统筹安排粮食的幌子，责令如皋各地，不得擅自用地方粮赋，如有任何需求，必须层层上报，得到上级允许才可使用。如有官员违令，不但要追缴挪用的粮赋，而且还要按照情节严重给予惩罚。由于市场上粮食短缺、物价上涨，而饭店的原材料就是各种粮食，因此大幅度涨价。

可笑的是，原本国民党的各种苛捐杂税，已经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，比如1948年10月执行的“筵席捐”，居然规定吃饭要缴税：每次每人饭费低于1.5元，就可免去“筵席捐”。此时粮食快速通货膨胀，1.5元不改，将遭到民众抗议。于是，省政府不得不重新规定：每次每人饭费低于50元，就免征“筵席捐”。从1.5元改为50元，可见当时粮价飞涨。

更可笑的是，省立如皋师范的粮食也要断供了。如皋师范时属省立公办学校，粮食应由政府免费供给。1948年9月3日如皋师范开学，至12月的三个月时间内，教学认真、弦歌不断、风纪尤佳。即使身处战乱时期，如皋师范的师生，也未有任何学潮的倾向。《如师员生即将断炊》一则位于版面最下方，二则如此表扬如皋师范的师生，既是低调报道，更是说明事实：如皋师生未有任何过错。不过如皋师范的粮食问题由来已久，当年吴俊升先生在如师学习时，就说到伙食很差，自己又很贫寒，常常只能买些便宜的花生米勉强果腹。到了1948年年末，情况又糟糕了许多。既然是省立学校，粮食就应该由省田粮处按时拨给。时至12月中旬，12月份的公粮尚未提供给如皋师范。全校寄宿生约300人，每日需食米3担，副食费约合米1担。预计粮食勉强能维持到12月底，如无公粮派到，学校只有关门了。

处处粮食紧缺，面对外界压力，国民党省政府假惺惺地出台了系列政策，控制公款吃喝。议员出席会议，食宿费由会议举办方统筹安排，膳食费用参考当地普通客饭标准，给予安排。调用人员一次不能超过十人，膳食费用标准如前。虽然如此，毫无作用。如皋粮荒，就像一个缩影，预示着旧政府穷途末路，新如皋的诞生，已是必然。

铁闻掌故

张烜是谁？知道的人不多。自清以来，丰利的科举还算鼎盛，进士有张祚、石为松、史鸣皋，举人有石琮、石钟瑞、陈松、马大良、石文，他们都是嘉庆以前的。清晚期，在同光年间，没有进士，举人出了两个，潘荫东与潘恩元父子，科第联翩，一时殊荣。但从嘉庆到咸丰这近百年中，举人仅出了一人，就是张烜。

今天对张烜的研究很少，好像还没有专门的文字写过他。在《如东大观·文武举概览》中，竟然把他给遗漏了。

翻阅过道光《如皋县续志》的人都知道，张烜曾经参与这部县乘的纂修，职务是协修。协修在纂修之下，属于辅助性工作。纂修之上还有主修、监修，当然都是领导挂名的，这个古今差不多，纂修才是一本志书的真正负责人。那一次如皋续修县志，任职协修的就有二十一人，其中就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徐珠、胡萱生、顾喧、范景瑗等，都是那时的如皋名流。张烜排名第十二，他的身份是“举人、拣选知县”，按照清代制度，有此“拣选知县”资格，说明他赴礼部会试，曾经三科不中。

在同治《如皋县续志》，我找到了他的传记：

张烜，字春晖，居丰利，博学多才，登嘉庆庚午贤书，攻苦弥笃，留京八载，辛未会试，选中复遭，遂无心进取，侍亲色养备至。天文、地理、书画、岐黄、揲蓍无不精通，不屑以多能名。为人敦厚谦和，赈饥恤贫，人受隐德焉。年七十二卒。

庚午，嘉庆十五年（1810），张烜中举。辛未，嘉庆十六年，张烜就去了北京参加会试，本想来个乡会联捷，可惜运气有点背，选中复失，这对他打击很大，但没有垮。他留在京师苦读，一呆就是八年，后来又考了两次，反而连第一次都不如，屡

试屡蹶，信心彻底垮掉了，打包回家。

传记中说张烜“不屑以多能名”，但他确实多才多艺，天文、地理、书画、医学，他都会，就连古老的数蓍草以问卜，他也懂。只是这揲蓍“能于今中示吉、古中示今”，张烜却没能准确地推测自己的科举，要不然，肯定不会留京八载了。除了才能，他的德行很好，敦厚谦和、孝顺父母，更重要的是他赈饥恤贫，做好事而不声张，一下子让人肃然起敬。

张烜的资料，多年来就这些，好像没有更多的发现。

前些时，崇川的顾颤兄发来几份如皋举人的朱卷给我看，恰好其中一份就是张烜的。虽然缺少乡试文，但收有他的履历与科份，已经灰尘满面的张烜，一下子清清爽爽地站在我们面前。

按记载，张烜的始祖是元代延祐年间的进士张轼，还是个翰林，世居在徽州休宁县杭溪。到了张烜高高祖张三益时，始迁到如皋县丰利坝。从他的高祖张德贞开始，曾祖张鸣皋、祖父张思学，一直到他的父亲张廷模，都是国学生。张烜奶奶的父亲周顺年、母亲的父亲杨汝执，以及他的岳父杨元璜，也是国学生。此外，张家的其他一些人，他的伯曾祖、伯祖、叔祖、堂伯、堂兄什么的，一堆一堆的国学生。国学生本来算不了什么，但在这里最起码说明了一个问题——张家人很注重学习。

张烜号镜湖，他在世时，应该很多人喊他镜湖先生。他行一，有一个弟弟叫张辉，业儒。他的儿子叫张均，张烜填写这份履历的时候，其子还小，没有更多的信息。张烜生于乾隆庚子十一月初四，乾隆庚子即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），可以推算，他中举时三十一岁；从北京回家

张烜的朱卷

□徐继庚

时三十九岁；县志编完那年，他已经五十七岁了。咸丰元年（1851），他七十二岁，去世。

在朱卷中，还记录他的业师，一共四位，分别是周敬堂夫子、冒莘田夫子、姚蝶庄夫子、马绎斋夫子。马绎斋就是马有章，与胡长龄、李懿曾并称“江东三俊”，为嘉庆六年辛酉恩科会元，钦点的中书舍人。名师出高徒，学生有了出息，老师的大名也记录在案，跟着一起荣光，多好。

张烜那年中乡试的主考官有两位，正主考是经筵日讲起居官、户部右侍郎、管理钱法堂事务总管、内务府大臣、翰林院掌院学士、镶黄旗满洲副都统、世袭云骑尉觉罗桂芳，副主考是翰林院编修、国史馆纂修修纂春。同考试官是直隶滁州来安县知县伍士超。

张烜的考卷，首先由伍士超阅卷，伍知县觉得还不错，写了个“荐”字。副主考觉得也不错，批了个“取”，还给出八个字的评价：“亭经籍史，含英咀华”。最后到了大主考官桂芳那里，桂大人大笔一挥：“中”。别看只一个字，从此改变了张烜的人生命运——他中了江南乡试庚午科第五十七名举人。桂芳虽是满洲人，却是才华丰赡，为时所称，在一次召对后，嘉庆皇帝曾忍不住赞曰：“奇才也！”可以想象，张烜能有桂芳这样的座师，应该是相当自豪的。

关于那一年庚午科江南乡试，还有两则逸闻，说来甚是有趣。第一则见载于甘熙的《白下琐言》卷一：

嘉庆庚午科乡试头场，有妇人服男子衣冠闯入闱中，为号官察出，监临严讯，素有疯疾，常外出，别无情弊，遂饬其家人领回看管。是科首题为“才难，不其然乎”四句，下文有“妇人焉”，适与此事相应，抑异矣！

那天，疯女人闯入闱中，正在考试中的张烜不知看到没有，这个不

重要，有价值的是，我们晓得那天的考题是《才难，不其然乎》，语出《论语·泰伯》。

第二则见于张培仁《妙香室从话》卷十三：

庚午岁，大兄将赴北闱。乩判曰：“且就南闱。”问中乎，曰：“中。”问名次前后，曰：“四十六名。”果于是科获隽，名数皆符，益神之。

张培仁的大哥本打算去顺天府参加北闱的乡试，去占卜，乩语说：“还是参加江南乡试的好。”“能中举吗？”“能，是第四十六名。”没想到竟全应验了，不但中举，连名次都丝毫不差，实在有点神奇。

人生不能有太多的巧合，特别是在人生重要的场合，巧合多了，容易走火入魔。后来，张烜痴迷于揲蓍，是不是受了这些影响？

乡试揭晓的第二天，江苏省的抚台、学台、藩台、臬台们在公所设摆鹿鸣宴，宴请考官、执事人员以及新举人。那一天，张烜还见到传说中的文坛大神赵翼和姚鼐。六十年前，他们也是在庚午科江南乡试中中举，也是青涩的毛头小伙子，时间的大风刮过，当他们重赴鹿鸣宴时，已是声誉卓著的海内大宗师。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就在八十四岁的赵翼与八十岁的姚鼐颤巍巍被搀扶出现的那一刹那，张烜的眼角湿润了。

赵翼的外孙汤文卿亦在此科中举，与张烜为同年。这一科，张烜的同年还有周行、张克俭、张惇训、赵棠、李福等一些人，他们都刻了一卷《嘉庆十五年庚午科江南乡试朱卷》，至今保存完好，看得出，他们对自己乡试的答卷很满意。在当时，中举后，许多人将本人在场中所作之文刊印赠人，也叫朱卷。

一份朱卷，你看到的是一份个人档案。再仔细看，可能里面还隐藏着一个家族的文化密码。打开了，说不定还可以链接许多好玩的故事。

民国时期南通地区的棉花种植

□程太和

南通地区的棉花种植向以种子直播为主（新中国成立后，推广应用营养钵、营养块移栽技术）。民国15~22年（1926~1933年），南通棉田面积均在140万亩左右，海门70~80万亩，启东、如皋40~50万亩。南通及邻近几个县棉花种植面积占全省种植面积的14%~15%，居省内首位。年产量（皮棉）民国18年（1929年）南通50.85万担（种植面积170万亩），海门13.66万担（种植面积75万亩），启东8.3万担（种植面积50万亩），如皋22.4万担（种植面积

105万亩）。年产量（皮棉）民国21年（1932年）南通74万担（种植面积190万亩），海门30.4万担（种植面积72万亩），启东4.9万担（种植面积55万亩）。年产量（皮棉）民国22年（1933年）南通43.2万担（种植面积148万亩），海门10.96万担（种植面积73万亩），启东9.5万担（种植面积52万亩），如皋15.35万担（种植面积39万亩）。该年度南通、海门、启东、如皋4县棉花亩产量（皮棉）分别为15公斤、7.5公斤、9公斤、9.6公斤。民国23年（1934年）《江苏省鉴》载：

“江苏省产棉江北有南通、海门、启东、如皋、崇明、泰兴等十县。”“江北各县集中南通，再由此转口。通州棉声誉极佳，即江苏省产棉区域，亦以南通棉田为最多。”民国24年（1935年），如皋县建立棉种场。该场美棉以岱字棉为主（岱字棉，初译为“脱里斯棉”“脱字棉”。岱字棉是由美国选育出的陆地棉品种，原种是在1911年用快车棉与福字棉等杂交，经过4次回交和连续选择而得到的品种，又经多年系统连续选择先后得到岱字10号、14号、15号、16号、25号、55号、61号、70号和光叶岱字棉等主要品种。岱字棉纤维长度长、细度适中，断裂长度大、天然转曲多，皮棉质量好，最高可纺60英支棉纺，纺纱的产量高、生产稳定、成纱质量好。我国于1933年引进岱字棉10号品种，中棉以青茎鸡脚棉为主（鸡脚棉分青茎、红茎两种）。岱字棉种植面积100亩，收获4119斤，单价11.5元；鸡脚棉种植面积64亩，收获195.5斤，单价10元。产量不高的原因是旱旱无雨，虫害、枯萎病严重，致棉苗根脚不齐，虽经补种，根脚也只有七成。）

江海纪事